老街坊说旧事

编者按

岁月变迁,小城成了老城,老城成了记忆,老街坊们散落在新城里。

那些斑驳的墙壁、陈旧的木门、屋顶上的青苔,那些摊贩的吆喝、邻里的闲聊、儿时的玩闹,安卧在老街坊怀旧的角落,在某一瞬间突然被记起。冬日暖阳里,正好泡上一杯茶,听老街坊们聊聊老城旧事。如果您也是常德城里的老街坊,如果您也有着一些难忘的记忆,欢迎您来稿或提供采访线索。来稿请发至:cdwbjq@163.com;提供线索请致电:7727162。

府坪巷老街那讲不完的故事

■若萱

1978年,我16岁那年,考上了大学,离开了我出生、成长、生活了16年的那条老街。

那条老街位于现在的常德市城区的青阳阁农贸市场,那时叫府坪巷。当时的老街有3到4米宽,近200米长。街两边是清一色的板壁屋,高低参差,错落有致,房挨着房,屋檐挨着屋檐。其中大多数是独门独户,也有几家合住的窨子屋。40年过去了,老街的模样却时常出现在我的梦里,老街许多平凡无奇的故事像陈年老酒让我回味无穷。

资料图片

老街的人们平凡而朴实

居住在这条街上的人,没有权位显赫的高官,只有朴实无华的普通市民,有老师、有工人、有无业市民等。光荣军属大概在街坊中是最自豪的了,很受人尊敬。许多家庭都是儿孙满堂,八口之家占了多数,一般家庭靠两个人的工资养活一家人。我家隔壁的罗主任一家生活较殷实,她是居委会干部。她老公在针织厂工作,把滚线纸芯的活接到了家里。6个儿女,放学就在家滚纸芯,捞些收入。所以,他们家吃饭都是用饭格蒸,仔鸡一吃就两只,猪脚一人一边,令邻家孩子羡慕不已。

老街充满团结和友爱

在老街上,老人义务帮人看孩子是常事,胖奶奶、我奶奶都做过。谁家的孩子满一岁庆贺,左右邻居都会吃到油条和煎米茶。自家的泡菜腌好了,东家送一碗、西家送一碟,街坊们都可以饱口福。下雨了,出门在外的人不用担心晾晒的衣服被淋湿,因为一定有邻居帮你收好。遇到沅江涨大水,街坊里的年轻人就会成群结队到大河里捞河虾,退水时捉螃蟹。此时,大家更是“万众一心”。谁家的孩子不听话挨揍了,讨保劝架的一大堆,好生热闹。

老街的孩子们童趣无限

“跳房子”、跳绳、踢毽子、打弹珠、飞烟标、打板、吊扣子、踢岩头捉迷藏、吃籽粒……诸多游戏让孩子们其乐无穷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冬天很冷,下大雪结冰的时候多,这时更是孩子们的天下了。堆雪人、打雪仗、用木板和竹片制成的滑雪板滑雪、踩高跷样样都玩得特开心。有时,我们会用竹篙把瓦檐上的冰凌敲下来,放在嘴里凉飕飕的,比得上如今的冰激凌。当然也有打架吵架的时候,到那时,你一帮、我一派好生激烈,不可开交。当然,所谓打架大都也是好玩。

老街的群防群治很自觉

防火防盗是每天要检查的事,到了傍晚居民小组就有人上门检查每家的沙包(用沙做成像一包包面条似的,至少10包,用一块木板搁在板壁上)少了没有,水缸里的水储满了没有(那时没有自来水进屋)。到了半夜,还有更夫打更提醒各家各户关好门、闭好火。居民们的“阶级斗争警惕性”很高,只要哪家未过门的媳妇在家过了夜,第二天定是小巷的重磅新闻,会遭众人指点。最严重的事件要数“偷人事件”,偶尔半夜有人把外面的男人女人引到家里睡觉,只要有人发现,全街巷的邻居都会起床,围到他家的门口指责、唾弃。最激烈的时候还会遭批斗和游街。那时,一个居民小组只有一块电表,一月下来,居民小组的电费对不上号,一定会有警惕的眼睛去发现检举谁家点了大灯泡,瓦数不对。

老街的夏天最热闹

夏天酷暑难熬,很少人家有电扇。白天整个街巷挂满了用旧布拼接成的遮阳棚,活像联合国的万国旗。傍晚太阳下山了,家家户户收起了遮阳棚,开始用水把地面、板壁浇湿降温,然后家家户户把餐桌摆在屋门口吃晚饭。喜欢串门的堂客们便会端个饭碗,东家看看、西家瞧瞧,拈点菜吃尝个鲜。晚饭后,各家各户就要把自家的竹床一床一床摆在门前,大家都睡在外面纳凉。竹床两边夹击,整个小巷从头至尾,只剩中间一两尺宽空隙容人过路了。有一段时间,大家特别时兴讲保卫山城等故事。只要有一人看了手抄本,晚上就会在巷子里讲给大伙听。周围的竹床上坐满了人,把本不宽的小巷挤得水泄不通。最辛苦的要数奶奶爷爷们,他们不停地摇动着手中的蒲扇为儿女子孙们扇风、驱蚊,自己却睡得很少。

老街,有讲不完的故事……

大概在1980年旧城改造中,府坪巷老街被拆掉了,修建起了青阳阁农贸市场。我们家搬到了父亲工作的常德行署大院。虽然住上了新的砖瓦楼房,但老街的休闲自得,老街邻里的温馨友好,老街无所顾忌的玩耍童趣,老街中敢爱敢恨的那些鲜活人物都让我难以忘怀。老街留在了每个曾是老街人的心里,时常在我的梦里萦绕……